

流量不是“原罪”，  
勇敢突破就值得喝彩

►10版·文艺百家

切中了人工智能的时代痛点，  
然后呢？

►11版·影视

古画中的消暑文化  
呈现古人丰富的夏日悠然时光

►12版·艺术

# 网文出海：握紧“中华性”这张“身份证”

杪桉

网络文学是撬动大众文化生产和泛娱乐产业的关键力量，其生态链条和审美表达不仅早已延伸出文学边界，也打破地理界限，借助互联网的无国界之利走向全球。近几年来，网文出海倍受关注。今年3月，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2021年度）发布，10部作品入选“海外传播榜”；6月，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在杭州举办，并发布了《中国网络文学亚洲传播报告》。数据显示，截止到2022年底，网络文学共向海外输出作品16000余部，海外用户超过1.5亿人，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是国际大众文学阅读中当之无愧的“中国名片”。这一成果不仅有利于提振全行业的信心，同时也证明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独特渠道和方式。

哪些作品具有“出海”的优势？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上述“海外传播榜”上榜的十部作品。《惜花芷》和《长安第一美人》都是古代言情小说，两部作品对人物生活环境的细腻描写到对女性情感世界的生动呈现，都蕴含着浓郁的中国传统韵味。在《驭蛟记》《超级神基因》《九星霸体诀》《重启之极海听雷》等作品中，人妖共存时的驯服与归心，星际航行时代的进化与征服，仙侠世界里的艰苦修炼与一飞冲天，探秘旅途中的冒险寻疑与真相大白等奇诡斑斓的故事，是人类超拔想象力的艺术化再现。《冬有暖阳夏有糖》《许你万丈光芒好》《抱歉我拿的是女主剧本》是现代言情小说，恋爱中的男女双方被设定为从刑侦警察、霸道总裁到时尚模特等不同的职业角色，虽然他们的经历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情感体验，但其中的甜蜜与酸涩、幸福与痛苦、希望与失望却是爱情不变的“三原色”；在同为言情题材的《我的蓝桥》中，桥梁设计师和建造师陷入热恋中，享誉世界的中国基建成了爱的宏伟背景。

这些作品尽管题材、类型各不相同，但认真分析不难找出其中的共同点。一是传奇的故事和讲述方式使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充分体现了网文的娱乐性特点。超出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和想象力边界的情节设定，是一个让人欲罢不能的好故事的基本构成。《驭蛟记》中



由网文《驭蛟记》改编而成。电视剧《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

人与妖的情感纠葛、《九星霸体诀》中新奇功法的强大力量、《重启之极海听雷》中未知世界里的神秘事件，都吸引读者心驰神往。二是普遍性、共通性的情感表达，切中了人类基本的人性、感情、道德和愿望，读者不分国别、种族和文化背景，都非常容易理解、接受并被代入其中。对浪漫爱情、悬疑探险、奇幻魔幻等情节的喜欢与好奇是人类的本能；借助打怪升级、练气进阶、开金手指等超越个人能力的情节满足读者的“白日梦”想象，折射的是人类突破自身局限战胜现

实的强烈愿望。三是独特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精神，直接体现在两类作品中，一类是架空历史、古代言情等这类反映历史生活的作品；另一类是像《我的蓝桥》这样的现实题材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着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

由此可见，中国网络文学能够驰骋全球，用精彩的故事表达人类的普遍情感是其畅行世界的“通行证”；而内含的中华文化知识和传统文化精神则为其提供了“身份证”。“双证”是网文出海最重要的文化驱动力。当然，从根本上说，在



◀《惜花芷》书影  
▶《许你万丈光芒好》书影

世界大众文化之林中识别网络文学的“通行证”，靠的是中华文化这张“身份证”，因为文学作为对人类思想和情感的审美表达，本身即是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反映。对中国元素的运用，保证了网络文学不是简单利用大众文学套路、抽空了历史与时空背景所创造出来的纯消费性的“地摊文学”，而是具有民族文化血统、反映中国人审美情感的艺术作品，具有“我之为我”的文化属性。

网络文学发扬中华文化精神，不只表现在作品内容和主题这些直观可见的方面，也隐含在表达方式和生产机制中。对题材和故事的倚重、对时代精神和大众情感的关切、突出主角光环的人物塑造方法、鲜明的道德劝谕功能等延续着自唐宋传奇以来的中国通俗小说传统；基于中国网络应用技术和文化环境而创制出的一套深深植根于互联网媒介属性的“学生生产机制”，数百万字的长度，追更、互动、订阅读、打赏等“用户生成内容模式”，以及“付费阅读、职业作家体系和读者推荐体系”（邵燕君语），蕴含着中国文化进入网络时代兼容并包、应时而变的智慧，彰显着中华文化的原创

力。据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发布的《2022年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网络文学已经吸纳海外作者60多万人，外语作品有数十万部。毫无疑问，网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表达和生产方式本身内含着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外国作者使用外语创作的网络小说，依然在“中国网络文学”范畴内。

网文出海成为常态，不仅意味着作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和机制更加成熟，更重要的是，它将促进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与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文化和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互动。一方面，海外读者阅读网络小说，可以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知识，感悟中华审美的独特魅力，了解当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从而增加对中国的好感与信任度。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文学与世界大众文化同台竞技，互相交流碰撞，不断汲取能够为我所用的资源和方法，进一步提升表达能力和审美水平。这愈加显示出网络文学负有重要的文化责任，网络文学的立场就是中华文化的立场，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展示者、传播者、建设者。

通俗小说植根于大众生活中，对于文化传承不可或缺。试想，如果没有《水浒传》《三国演义》《三侠五义》《说岳全传》等这些历史小说，现代的中国人很难想象历史生活情景和忠诚信义等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涵。这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提网络文学的“文化自觉”，特别是在海外传播不断扩大的时代。

首先要正确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表现为五个“突出”，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在五干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些重要论断为全面认识中华文化传统，从中选材取材、保持网络文学的“中华性”指明了方向。

其次，对历史材料和陈陈相因的传统观念要以扬弃的态度加以辨析。要

弘扬和传承被历代先民继承和发扬的优秀文化，批判那些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腐朽、落后的文化糟粕。当下的网络文学中存在着对传统文化全盘接受的问题。例如一些东方玄幻、仙侠、盗墓等题材的作品中，存在着不少堪舆风水、占卜算命、驱鬼御怪等迷信内容；一些豪门恩怨、霸道总裁、社会伦理类小说中充斥着腐朽的性别观念和入设。这些看似能够增强故事性的内容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是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应当加以理性地批判。当然，这其中要正确处理民俗与封建迷信之间的关系。对于那些已经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产生影响的民间生活和宗教习俗，例如民间神祇崇拜、丧葬习俗，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带有巫术色彩的赶尸、养蛊、扶乩等民间传说和民俗内容，应当在故事架构和人物塑造过程中合理地分析和化用。

同时，网文出海要尊重网络文学和文化传播的规律。网络文学是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它以足够多的题材类型和作品资源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网文出海最初来自于文化市场规律的自发运作，而不是刻意为之的结果。因此，确保类型和主题的丰富性，不以急功近利的经济目的干预市场，保护受众自由选择的权利和机会，是网络文学能够在海外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此外，网文平台要加强行业自律，在海外拓展中团结合作，诚信经营，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规定保护知识产权，防止国内盗版丛生乱象在海外重演，树立中国网文良好的国际形象。

汤哲生在《中国网络文学的属性与经典化路径》一文中指出，“中华性是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魂’”。因此，握紧中华文化这张“身份证”，不仅是实现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也是不能动摇的立场。做到这些，需要网络文学保持足够的思想警觉和艺术定力。

（作者为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河北作协研究员）

热艺冷观

## 传媒高度发达，为何还要亲赴展览现场？

傅军

当下，我们正处在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每天都会被海量的图片和活动影像包围。关于一个展览，即便不去现场，通过众多现代传媒的报道，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得非常全面并且具体。那么作为观众的我们，还有必要去展览现场打卡吗？或者说，展览现场能给予我们哪些独一无二的价值，是现代传媒无法取代的？

近日，我去UCCA Edge参观“现代主义漫步：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藏展”，此展共展出了六位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我对其中毕加索的作品印象最为深刻。尽管之前，我已参观过有关毕加索大大小小的展览，家里也备有厚厚的毕加索画册，但这一次，我还是被毕加索的很多作品所打动，不时驻足感叹。绘画发展到了现代主义阶段，吸引人的不再是内容或者图像，而是观念、形式和语言，尤其是语言，与原作关系最为密切。油画语言是建立在油画颜料的物质性基础之上，经由画家亲手合作转译之后，创造出油画的味道和质感，这种所谓的油画味既包含了色彩感、笔触感、肌理感，也包含了物质性、时间性和身体性，作品中那种具有鲜活的生命感的气息和痕迹，是再怎么先进的印刷图像和电子图像所无法提供的。

很多时候，我们去参观展览，会受到艺术作品真正的魅力其实与我们看作品时丰富而独特的现场体验密不可分。通常来讲，展览现场的营造以作品、观者、环境三要素的互动阐释为中心。如何让观者通过参观和体验收获感动或思考，是判断一个展览好坏的关键所在。所以，展览现场实际上是一个提供艺术体验、与艺术互动的经验场所。这个经验场所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与工作的功能性空间，而是美术馆、博物馆、艺术中心、画廊等特定的艺术

空间，是相对纯粹的精神文化场域。人在进入这样的场域前，对接下去将要发生的事情，内心其实是一种审美期待的。因此可以说，人在进入展览现场前，心理层面已做好准备，而这样的心理准备为后续全身心投入审美体验奠定了基础。

应当说，展览现场，它首先是一个物理空间，人类对一个空间的感受是多维度的，通过调动眼、耳、鼻、舌、身等多种感官系统，能捕捉或收获到感官系统提供的多种信息，这样就有利于观者对一件作品形成一种综合的现场体验和感受。要知道，空间是必须用肉身去感受和体验的，而且人天生就有从空间中体悟情感的本能，场所的形态使人本能地感知其中的精神层面。而人与环境对话和沟通的前提就是人对空间的感知，这种感知能力跟人的情感、过往的生命经验等紧密相连。

如果说空间必须亲身感受，那么作品呢？现在除了数字艺术，绝大部分的艺术都是基于物质材料的艺术，因此艺术表达必须依托于材料。材料的物理性能和艺术美感，材料与主题之间的匹配性和融合度等等，所有这些只有面对原作时，我们才能真正感受与判断。而屏幕上显示的艺术作品，把材料的质感、美感，以及材料与材料之间微妙的差别全部屏蔽和抹杀了，变成一种没有物质感的数字图像。除此之外，材料本身不仅仅具有物质性能，更含有社会、文化、审美等意义，还会引发人们特殊的感知和内心感受，所以不同的材料给观者的体验和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他在提醒我们，真正有意义的讯息不是各时代的媒介提示给人们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绘画的视觉语言逻辑和美学原则，都是基于画布、纸张、颜料等材料特质

的延展，以及建在其基础上的视觉魔法，诸如油画的味道、笔墨的韵味，还有笔触的干湿、粗细、大小、浓淡之间的微妙变化，以及笔触呈现出来的速度感、秩序感和时间性，由此形成的视觉张力，并反映出艺术家当时的一种生命状态。这是画家浓缩和存留在画布上的一种在场性的生命痕迹，这些带有身体的生命痕迹，事实上也是帮助观众进入绘画的一个重要入口。现在看展存在着一种普遍误区，就是大家一味去追求隐藏在作品背后的真实意义，过分揣测艺术家的想法，却忽视了观众自身对作品最直观的感受。实际上，只有感受才能让观众跟眼前的作品建立起内在关系，有了这种关系，作品才会对观众产生真实、有力量的影响。

我记忆中印象深刻的艺术体验，几乎全部来自展览现场。比如2014年，我曾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参观了“马格利特：日常的秘密，1926-1938”展。说实话，那场展览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主题，不是某件作品，而是展览现场。进入展厅，就像步入一个黑暗的隧道，唯有照射作品的灯光指引着我。某一件或几件作品会被三面黑色的展墙半包围，构成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在每一个独立的房间里，观众可以心无旁骛、全神贯注地面对眼前的作品进行欣赏、沉思、或者发呆，没有周边的作品，也没有其它参观者来干扰你。这种带着些许神秘感和神圣性的参观体验，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帮助我深度理解为何日常之物在马格利特笔下会演变成一种“熟悉的陌生”。

展览现场不同，参观体验就不同，即便面对同一位艺术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展览策划的意义与价值所在，也鼓励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维度认识和了解同一位艺术家。2017年，我又参观了一个有关马格利特的特展，那是在蓬皮杜艺术中心。展览将作品分列在五个不同的展厅中，但这五个展厅并不完全独立，而是通过左右两边贯通连接的方式，既像五个小型的独立展览，又是整个大型个展的有机组成单元。



▲UCCA Edge正在举办的“现代主义漫步：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藏展”中，毕加索作品尤为出彩。

人化的心理感受，充满着难以言表的深层感性力量。

回想起来，令我难忘的现场感还跟身体上的生理反应或情绪反应有关。无论柏林犹太人博物馆堆积的近万张用弹壳制作的铸铁面具，还是法国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的大型个展“忆所”，亦或澳大利亚著名雕塑艺术家让·穆克的超级现实主义作品等等，都曾引发我强烈的生理不适反应。或压抑、或紧张、或诡异、或阴森、或恐惧、或害怕，我清晰地记得自己身体收紧、心底与手心发冷。这些强烈的生理反应，让我久久难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加深了我的感受力。

眼下，我们身处在一个数字化的年代，大部分时间屏间生活的时间甚至已超过过人间生活的时间，我们正在渐渐脱离一个物质化的世界，而走向一个虚空的数字世界。人类越来越依赖于双眼而走向视觉中心主义，原本丰富的感知系统正在趋向弱化和退化，以往的各种肉身经验，在这个技术时代越来越遭废弃和废弃，人类正在面临一种丧失现实感的危机。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曾说过，“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了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示出石头的质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艺术体现出人类感知的丰富性和共通性。当下，人类需要有更多的时间从屏间回到人间，有更多的机会从高度发达的数字世界回到实实在在的展览现场，让艺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人类异化，庇护我们的感知系统，矫正人类目前不平衡的发展倾向，并成为人类拯救自我现实感的一股重要力量。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副馆长）